

昔學劉紹聞先生鑒定

王文
王介山
四書

詩禮堂藏板

序

人以文章名當世者根柢
深淺雖各不同蓋均有自
得之實焉而沈浸濡涵非
獨一己優渥也後進之觀

序一

法率由之余同年友王子
介山自少為文即警拔不
肯為其習俗所囿慨然取
先正大家手摹力追鄉人
有聞而怪之者而介山不



恩科

為動且益堅雍正改元
會試總憲沈端恪公時為
吏部郎分校得介山卷亟
荐之高安桐城兩夫子相
顧擊賞于是海內士夫莫

序二

不知介山能文而介山方
由詞館銓曹外任秦晉大
郡公暇則丹鉛經史挾精
剔奧皆前人所未發間以
餘力游於制藝長篇短幅

命

命視

序三

不名一律爽氣清詞動與
古會則其所自得者深矣
昔予已酉分校北闈見諸
卷中論卑氣弱蹈常襲故
之弊多所不免今年冬奉

學正思移易之方而介山
適以稿索序予惟畿輔首
善之區英才蔚起而州邑
之僻遠者安其故習未知
取裁誠得介山之文示之

當必有盡棄其學慕而效
之者况由介山以溯先正
大家歸諸六經又為途不
遠乎史稱歐陽修為文要
之至理以服人心獎引後

序四

進惟恐不及賞識之下率
為聞人今介山得請歸里
將以其自得者訓于其鄉
俾後進之士為文有所師
法其功豈出歐陽子下哉

予不文無能增重謹就所
見以復介山未識介山謂
我何如也

乾隆元年丙辰冬季南州
年眷弟劉吳龍拜書

序五

予不文無能增重謹就所
見以復介山未識介山謂
我何如也

序

同館王介山先生四書制義如下篇其篇幅之寬狹
筆墨之濃淡不專於一而皆以獨出為宗如乎白文
之所當言者即止氣極清色極潔神氣生動風韻流
逸昔賢韓昌黎氏所稱文無定體惟其是而已者先
生當不愧焉夫入各有所是其所是必非其所非
吾惡知是非之所定乎哉雖然西子或致掩鼻而惡
人可祀上帝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揆之理衷於情而
所謂真是者出焉文之所以獨出為是而雷同為非
也如乎白文所當言為是而其否焉者非也氣是夫
清而非者在濁色是夫潔而非者在穢以是其生動
而非其木板者為神氣之所以分以是其流逸而非
其凝滯者為風韻之所自判然則先生之文真是矣
文之是者固無定體又蘓文忠公所云行乎其所不
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者也讀先生制義當以
是求之雍正二年嘉平月莪山孫勸序

序

一

序

言者心之聲也故於其誠淫邪遁而知其為蔽陷離窮之失則夫心之無所蔽者其言必直而辨心之無所陷者其言必謹而嚴心之無所離者其言必典而則心之無所窮者其言必切而詳此從其是而亦有以知其然者也余癸卯主禮闈以道之以德三句為題試士其麗恥於德綴格於禮者千卷都同最後得詩四房薦卷有云道之以天心而民皆見有不見者

序

見其禮如見德焉而有不齊者乎道之以皇極而民共遵有不遵者遵其禮即遵德焉而有一之不齊者乎嘆其與註意雅相脗合通場之所絕無而僅有者也亟錄之及填榜知為天津之王子問其鄉之前輩大夫皆莫有知之者已而來謁出其時文百十首視余長或千言短僅二三百字且豐癯疎密奇澹肆隨其所得各極其致而莫不本之以清真出之以變化絕去時下一切粉飾雕績之習若是乎王子之言

雖不一格然其直而辨者可謂之諒乎謹而嚴者可謂之濔乎典而則者可謂之邪乎切而詳者可謂之遁乎是故吾即其所言而有以知其心矣乃問其鄉大夫而莫之知何也然則王子可不謂匿跡銷聲而自耀潛德之光者哉高安朱軾序時雍正改元之歲冬十一月二日

序

二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side,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ink blot and the seal. The characters are difficult to read but appear to be bleed-through or faint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目錄

學而時習之

一節

子貢曰詩云

二節

林放問禮之

一節

惟仁者能好

一節 其二

君子之於天

一節

蓋各言爾志

之志

老者安之明

二句

子華使於齊

一節 共十

賢哉回也一

二節

子游為武城

二章

述而不作信

三章

既疏食飲水

二章

泰伯其可謂

一節

巍巍乎唯天

則之

孔子曰才難

一節

向也非助我

一節

介山時文

閔子侍側閔

一節

樊遲問仁子

全章

欲速則不達

一節

斗筭之人

一節

怡怡如也可

一節

公良文子之

諸公

子擊磬於衛

全章

君子矜而不

一節

則將焉用彼

夫子

叔齊虞仲夷

下惠

不辱其身伯

中清

大師學遠齊

全章

有始有卒者

一節

夫子之不可

二節

欲齊其家者

一節

湯之盤銘曰

一節

緝蠻黃鳥

一節

如句如磬者

八句

十手所指

一句

民之所好好

二句共二首

天命之謂性

全章共二首

子曰舜其大

之內

天下莫能載

語小

君子之道辟

全章

辟如登高

一句

和樂且耽宜

全章

自誠明謂之

一節

天地之道博

一節

五畝之宅樹

四段

臣聞之胡斲

二節共二首

老而無子曰

一句

吾何修而可

問也

豈惟民哉

一句

禹疏九河論

二段

有孺子歌曰

聽之

逢蒙學射於

全章

介山詩文

其三人

一句

冬日則飲湯

一句

學問之道無

一節共二首

任人有問屋

全章

訑訑之聲音

一句

孟子居鄒季

一節

右文七十七首為題五十有八刻於古郇瑕氏之地餘四十

首禾及刻而余去矣與此地之士周旋又無可留贈姑以是

正之雍正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介山王又樸識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學之中有說當問夫時習之人矣夫使學而無所為說也必其人學焉而遽已也果其時習之乎而有不說者乎吾見亦罕矣今夫事必期於久也功必造於深也此即偶執一藝偶習一器而寤寐中亦必有懽忻鼓舞而不自已者而况於學乎吾獨怪夫天下之人一學焉而輒去也即而視之彼殆有所甚不說者吾為察其不說之情而究其不說之故大約暫試其效而未竟其無窮之旨迫圖其功而不獲其漸進之機學焉而不習習焉而不時如是而不說也亦何怪其然也乎然吾則嘗見夫說者矣未學焉而已遙為

介山時文



自意曰此中之趣必有可娛迨循習乎其中而今日之所見非復昔日之所見也今日之所得非復昔日之所得也夫乃歎學之所以益我者有適如我意之所期者也則說甚也即學焉而又不敢自必曰此中之美果足相償乃涵泳之既久而疑悟之相深者遂至於無可疑也難易之互乘者遂至于無復難也夫乃歎學之所_{變達化}以益我者有過於我意之所期者也則又說甚也蓋說非一時也而有若將終身之致故始之所見為欲已者既而欲已而有所不能則學深而說深說深而學愈深也說又非一境也而有隨時各見之形故向之所說如是者已而所說又不止於如是則說深而

學深學深而說愈深也。然而未歷其境者則不足以知耳。使其一
嘗試焉。則此中之景况不一。如見乎。若夫已歷其境者。又難以
語人耳。使其一自思焉。則此中之情趣。不歷歷可想乎。不亦說乎。
結亦矯變。吾以問夫學而時習之者。

湘潭秋水。庾嶺寒梅。可以狀其精神。擬諸秀色塵間。那得有
此使人坐對而爽心。把玩而不去於手也。
孫子未先生

介山時文

學而時習之

此處有極淡之山水畫，與文字相映成趣。畫面中可見山巒起伏，水波蕩漾，遠處隱約有樓閣亭台。文字為宋體，排列整齊，與畫面共同構成一幅文畫合一的藝術佳作。

子貢曰詩

二節

賢者有悟而言詩。聖人深許其知焉。夫詩之言。子貢以其所知者。偶一舉似耳。而夫子即因其言詩而可之。蓋聖賢之相感者微矣。且人亦貴有知耳。苟其知進於詩。不必其先有詩也。苟其詩可與言。不必其指所言也。有如貧富之肯。夫子之所以告子貢者。理深哉。然而誰則知之也。而子貢方且俯而思仰而慕。瞠焉其若失。恍焉其若得。作而曰。賜嘗誦詩矣。何竟未求深解也。賜甚愛衛風之兩言矣。何竟未窮義類也。乃今而知之矣。夫子曰。賜何忽而有會於詩也。如此乎。賜知切磋耶。今而後可與言切磋之詩矣。賜知琢磨耶。今而後可與言琢磨之詩矣。賜知切不如磋。琢不如磨耶。今而後可與言切。磋。琢。磨之詩矣。賜知非切。磋。而如切。如磋。非琢。磨。而如琢。如磨耶。今而後不僅可與言切。磋。琢。磨之詩矣。吾所言者。往矣。賜所誦者來矣。甚矣賜之知其深。吾與也。噫。夫子與子貢。其俱別有所會心也夫。

介山時文

磨耶。今而後可與言琢磨之詩矣。賜知切不如磋。琢不如磨耶。今而後可與言切。磋。琢。磨之詩矣。賜知非切。磋。而如切。如磋。非琢。磨。而如琢。如磨耶。今而後不僅可與言切。磋。琢。磨之詩矣。吾所言者。往矣。賜所誦者來矣。甚矣賜之知其深。吾與也。噫。夫子與子貢。其俱別有所會心也夫。

欲知虛實相運之法者當於此作求之

朱熹御

提知字作主通篇一氣運行化去筆墨之痕

莊張翼

林放問禮之本

禮失其本。時人疑而問之焉。甚矣。文勝者。尚。可謂禮乎。放思其本。而問之。蓋亦深覺其非也乎。且我夫子講學之宗也。一時之學士。大夫。從與遊者。有疑焉。則問焉。莫不各得其意。以去固其常也。而此何以記曰。問禮也。前乎此。無問禮者乎。曰。有。後乎此。無問禮者乎。曰。有。有則何以異乎。此也。曰。以其問禮之本而異之也。夫天下之行禮者多矣。而無有究乎其本者。此也。獨殷殷焉。望吾夫子而來前也。則非復衆人之所見以爲見也。夫是故異之也。然則孰問之。曰。林放。放何人斯。其爲制禮者歟。無其權也。其爲行禮者歟。

介山時文

無其位也。然則何爲乎問之。放可謂不忘其本者矣。不忘其本。奈何。蓋禮有內有外。有華有實。有始有終。人知外焉者之禮矣。而知內焉者之禮乎。人知華焉者之禮矣。而知實焉者之禮乎。人知終焉者之禮矣。而知始焉者之禮乎。天下滔滔。孰覺其返。流俗靡靡。孰察其原。放何人斯。而乃淡焉。漠焉。惘然而有厭思焉。畢焉。而有遠志焉。觀其外。而欲求其內。從其華。而欲考其實。遂由其終。而欲得其始也。放可謂不忘其本者矣。蓋自林放一問。而禮之本以明。一時學士大夫。咸自愧不如林放。而放之名。遂大著於天下。其本。

前俱從公羊傳荀息不食言篇。脫化來結處。則學國策中間。

實講則學源卜居
孫載山先生

介山時文



禮記問禮之本

一

實講則學源卜居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其三

王又樸

仁其好惡有獨能已夫非好人也好其仁耳非惡人也惡其不仁耳故惟仁者有獨能焉夫子意謂萬心視一心之周通萬人聽一人之用舍非細故矣蓋一元之理既賦莫不有性而有情而兩間之內惟人亦皆用好而用惡逆以意天下之來則有心之將迎好惡既以實而滯順以任吾情之去則無主之泛應好惡又以虛而流惟仁者藏天下於身而此中無有不凝滯於物所以與世相推移也混乾坤而處而一體不分兩忘而化其道所以物不得遁而皆存也惟其不紛故能解紛仁者之好惡行而天下皆靜焉以至

介山時文

不一歸於至一仁者之好惡神而萬物皆化焉夫是之謂能已

立言簡要卓然名貴

洪吉人

空諸所有包涵一切其品高潔

朱義御

剝蕉入心采花得藥可以髣髴此文

程然源

惜墨如金勝又多許

莊張里

入之用舍非細故矣蓋一元之理既賦莫不有性而有情而兩間之內惟人亦皆用好而用惡逆以意天下之來則有心之將迎好惡既以實而滯順以任吾情之去則無主之泛應好惡又以虛而流惟仁者藏天下於身而此中無有不凝滯於物所以與世相推移也混乾坤而處而一體不分兩忘而化其道所以物不得遁而皆存也惟其不紛故能解紛仁者之好惡行而天下皆靜焉以至

計之者謂其入於惡人

其三

王又樸

君子之於天下也

一章

王又樸

君子以義制事。無容心於天下也。蓋適莫則害義。義則非適莫也。君子惟義是從。尚何適莫之足言哉。此天下所以貴有君子也。今以天下事之紛紛而日甚也。居乎其先。何以持之。臨乎其際。何以受之。周旋乎其是非。何以分別。而取舍之已。則無具而妄任臆見。此其於心且不能無憾。而違言應事。何也。事各有義也。一事一義也。義各有時也。一時一義也。是故義有所當為。而非心有所必為也。使心有所必為。是適也。而非義也。義有所不當為。而非心有所必不為也。使心有所必不為。是莫也。而非非義也。乃吾觀天下之人。

介山時文

非適則莫。非莫則適。二者孰知義之所在乎。然吾謂其人必非君子耳。若夫君子之於天下也。何如哉。將意主於必為。而令天下推吾負荷之勇乎。或意主於必不為。而令天下稱吾絕物之高乎。將預擬一必為。而終身由之不變乎。或預擬一必不為。而畢生守之弗奪乎。適也。莫也。以觀君子。蓋無然也。然則君子之于天下也。誠何如哉。惟義之與比而已。義之為道至微也。固有始見其為義。而為之及為之。而又有非義也。始見其為不義。而不為及不為。而又未嘗非義也。夫義之中有不義。而仍為之者。是不適而已。適也不義之中有義。而仍不為者。是不莫而已。莫也。君子則辨此至悉也。

義之爲機甚決也。如是明知其爲義而爲之，乃爲之而甚遲疑也。明知其不義而不爲，乃不爲而甚優柔也。夫遲疑於所當爲而不即爲者，是欲其不適而猶之乎適也。優柔於所不當爲而不即不爲者，是欲其不莫而猶之乎莫也。君子則當此至勇也，辨之至悉而後是非可否不惑於疑似之介，當之至勇而後好惡取舍不牽於利欲之私，由是而爲所當爲，非有心於爲也；不爲所不當爲，非有心於不爲也。且爲所當爲而爲之中，或有不當爲者，而即不爲亦非有心於爲而不爲也；不爲所不當爲而不爲之中，或有所當爲者，而又未始不爲，亦非有心於不爲而爲也。人皆知君子之確

介山時文

二

○其○不○拔○也○而○不○知○君○子○之○公○正○而○不○偏○執○也○人○皆○知○君○子○之○推○行○而○不○滯○也○而○不○知○君○子○之○嚴○斷○而○不○游○移○也○然○則○君○子○之○不○窮○於○天○下○與○天○下○之○不○能○窮○君○子○者○其○在○此○乎○其○在○此○乎○顧○安○得○君○子○以○應○世○之○紛○紛○者○

反復發明直使題無剩義而清氣健筆尤足獨拔一時

孫子

未先生

汪洋恣肆神似齊物論

方靈卓先生

君子之於天下也

盡各言爾志 之志

聖欲賢言其志，賢亦樂聞聖之志也。夫聖賢豈有異志乎？夫子既
令由、回各言其志矣，而由又欲子言其志，豈所願之外，而又聞所
未聞耶？且人心之不同，志即因之矣。是故賢人之志，聖欲其有所
言，而聖人之志，賢亦願其有所聞也。昔夫子環顧由與回而不覺
已之志，殷然其有動也，而特不知二子之志之為何如也。雖然，二
子何志？子之志，即二子之志而已。第以人已之間，本不相代，則子
有子之志，由與回安知不各有其志耶？且彼此之際，兩無所妨，則
子有子之志，由與回何必不各有其志耶？此盡各言爾志。夫子所

介山時文

以斤斤致詢乎維時子路言之，而夫子聞之，則夫公亦有於人者。
○申○下○開○八○字
○映○下 信乎其為由之志也。繼子路者顏淵也。顏淵言之，而夫子又聞之。
○樹○下 則夫公亦有於人者。
○代○子○路○曰○地

則夫志所有於己者，信乎其為回之志也。夫二子之各言其志，如
此，其同乎？子之志，耶抑異乎？子之志，耶使其同也，則車可共，耶則
裘可共，耶則車裘可共，亦可收而無憾，耶由所願如此，夫子所願
何必不如此也？則善可伐，耶則勞可施，耶則善勞施伐皆可泯，于
無跡，耶回所願如此，夫子所願何必不如此也？此其志之同者，固
有可言者也。使其異也，則車可共而共者獨一車，耶裘可共而共
者獨一裘，耶車裘可共以無憾，而共以無憾者獨一車與裘，耶由

究者虛之

所願如此。夫子所願當必不止於此也。則善可無伐而無伐者。爲何者之善耶。勞可無施而無施者爲何者之勞耶。善勞可以無施伐而善勞之無施伐者尚知有夫善與勞耶。回所願如此。夫子所願當必不止於此也。此其志之異者亦未始不有可言者也。雖然由也回也。夫子也亦各言其志也已矣。何取乎同何傷乎異。其異也猶之乎同也。而况乎其無所異也。而究亦未嘗不異也。此○並○肥○收○類○則○一○絲○不○走○子路之所以進而有所請因而與顏淵退而快所聞也乎。○此○詰○問○字○

以末句作主將全題點化其中得提要挈領之法而前半串入問字後幅串入言字針線爲更細密也 陳子趨先生

介山時文

二

盡各言爾志

老者安之 三句

王又樸

聖人志天下之志，能盡人之性者也。蓋老以安為性，友以信為性，少以懷為性，聖人盡之而未必其皆盡也。故有「所志焉」者，曰「吾嘗曠觀天下相通以氣，故無我，可言相接以形，自有情足共」，吾於此竊有志者，非務博也。身不絕類，離羣則盡乎人者，乃為盡已事。非遠人為道，則率其性者，正以全。天有老者而吾安之，志勃然，蓋人而為老，則哀樂多而性情滋擾，必有以協之，而心可平也。筋力衰而動動為難，必有以息之，而身可逸也。若是者，吾志焉。雖所推○表○不○到有父兄長者之不同，而吾皆以日休者，增益其天年而已。有朋友○無○兩○層○講○透○露○之○甚

介山時文

而吾信之之志，諄然益人而為友，則交際起而夸詐以生，必由其衷而言可踐也。人事多而機智日熟，必示之以坦而行可常也。若是者，吾志焉。雖所接有師友鄉邦之不同，而吾皆以孚若者固結其心思而已。有少者而吾懷之之志，慤然蓋人而為少，則血氣未定而動作違其常，必有以相保而生可遂也。耳目不思而好惡亂其志，必有以相持而性可復也。若是者，吾志焉。雖所施有子弟眾庶之不同，而吾皆以顧復者體恤其隱微而已。隨其位之所處，據類以求不盡者，仍還天地因其時之所宜，取懷而付無憾者，自足。古今此吾之志也。夫

字字精潔前輩惟黃正父能之
方靈泉先生

介山時文

二

老者安之



手字精潔前輩惟黃正父能之

方靈泉先生

大賢自有其樂，聖人贊美之不置焉。夫回何以賢，以有其樂而不因貧改也。此夫子所以一再賢之而不置乎。今夫賢者往往於人世之外，而獨有其天懷焉，不以境來，不以境去。若是者，真有足取乎。其無足取乎。吾茲寤寐不忘夫回也。吾茲流連慨慕夫回也。賢哉回。殆自有其樂者乎。夫事不實有諸中，則假設之緣，儼焉不可。以終日吾見其有所得也，而亦見其有所失也。情非原本乎性，則後起之數襲，取不可以為真。吾知其可得而加也，則亦知其可得而損也。夫失之損之，是殆欲改之矣。然人世間能改其樂者，孰如

介山時文

憂而憂之，不堪者孰如。簞瓢陋巷，乃回處於其中。休休焉不見其為貧，陶陶然相安之。若素將慕榮之中，無此人也。即守約之輩，而亦無此人也。賢哉回也。非自有其樂而能若是乎。夫飲食居處之安，但足以養體而不足。以養心。故素位而行者，彼亦各適其適焉。而淡泊且以明志，體雖勞而心固逸。耳貧苦憂戚之境，第足以苦身而不足。以苦性。故所往咸宜者，此亦自見其天焉。而優游聊以卒歲，身雖不足而性則有餘。耳回也。舉人之所不堪者，而獨堪之。非真有其樂而何以若是。耶。吾故寤寐不忘夫回也。吾故流連慨慕夫回也。

映而靜漠而清寥寥數筆而神韻自遠

方靈潭先生

介山詩文

賢哉回也

二

賢宰之得人在世情外也。夫澹臺滅明之行，豈爲人所得者哉。乃子游曰：武城中有此人耳。滅明其高矣乎。且夫士有真品，識有真鑒。乃至獨行而懷君子之操，其跡至微，其形甚遠，自非相得於世情外者，亦何從精其鑒而心賞之。以是歎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昔孔氏之門有兩賢人焉。曰子游曰澹臺滅明。滅明者武城人也。素自矜許，立義卓然，不苟於世。以此與人，多不協。武城人鮮有知之者。其從夫子遊，蓋不知何時而自子游宰武城時，乃始得之。云：今夫士行之卑也，相習於巧利之方，相驚於簡便之路，岐徑異趨，而不衷於大道者，何可盡數。而其進身之陋也，曳裾於公侯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隨行逐隊，而紛營其己私者，安足勝言。乃世之相士者，方且慕彼虛聲，延攬焉以爲名高，而其人亦樂爲所收納，委隨焉以競聲利，所謂得人蓋如此矣。天下之大，亦安得有入哉。子游曰：武城人有言，所謂滅明者，傳其微事以爲是行，不由徑甚迂人也。偃始聞之心異焉，欲一識其人，已而於公事之際，一再得覩，而舍是則杳不可見。云：今夫子曰：女得人焉爾乎。而如滅明者，偃焉能得之也。夫亦曰：武城中有此一人已爾。此豈非所謂脫跡于塵垢之中，而拔擢於污濁之外，可見而不可親，可親而不

可○狎○者○耶○嗟○乎○世○無○問○今○古○僥○倖○之○內○必○無○真○士○人○無○論○多○寡○名○
勢○之○地○豈○有○賢○才○推○滅○明○之○志○與○行○雖○沒○世○無○聞○可○也○雖○然○非○獨○
滅○明○賢○也○乃○子○游○亦○非○俗○吏○也○向○使○子○游○而○無○推○見○幽○隱○之○心○而○
第○相○求○於○形○跡○之○內○則○滅○明○之○在○武○城○亦○如○無○有○耳○子○游○可○謂○知○
人○能○得○士○矣○蓋○自○子○游○以○滅○明○進○對○夫○子○或○曰○滅○明○即○於○是○時○受○
業○焉○或○曰○非○也○滅○明○先○嘗○事○夫○子○夫○子○以○其○貌○之○陋○也○退○而○修○行○
名○施○乎○諸○侯○蓋○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夫○子○亦○云○

如入名山轉巖尋壑步步名勝 孫子未先生

直作一篇古文讀乃其神骨都似不止優孟衣冠也 陳子勳

介山時文

先生

高壯蒼涼史公意色 方靈臯先生

歷落自喜逸趣深情而其斷續縱橫不復於今人求之 張石

歎

子游爲武城宰

述而不作

一章

王又樸

聖人述古之志與昔賢無異矣蓋古人之制作已有可信可好矣

而尚無足述也乎此夫子所以不作而與老彭同心也○聲○高○一○今夫作者

之於古也蓋甚大備矣丘也身處叔季以追邇前徽竊不禁慨焉

生慕曰居今世而得與於述焉斯已幸矣而遑敢鄙薄前典以為

漫無足據以自逞其喜新厭舊之思且將謂昔之人其欺予而詡

謂然自命為作者耶乃世之見我多所修明也詩書禮樂既有刪

定之勞易象春秋又有贊修之實於是遂以作者稱我焉而不知

此之列在方冊者古人已有成迹我亦惟是仰而承之或為潤色

介山時文

或為發明或序其次或補其闕所謂述者我其是已而豈有作哉

蓋君子之有所作者惟其有當於人心而非喜於為也而君子之

有所述者惟其有當於吾心而非憚於為也乃今制作之明備者

已極於至盛而無加其大小之率循者又可以共守而寡過雖列

國之載紀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然而設身其地求以

吾心之同然而無不合也尚論其世揆以秉彜之公好而甚見美

也則信之而不疑則好之而不倦我之所為述者此也尚焉能作

尚焉敢作哉今夫學者苟有得於古此即舉世矜奇立異而猶將

獨守其見獨行其是踽踽然抱其所信所好者以遊於作者之林

也。况乎述者之亦不自今日始哉。商之賢有老彭者。博物君子也。其於古也。蓋嘗先我而述之矣。乃我之才。既不及老彭之才。而我之時。又倍難於老彭之時。何也。當有商之季。書傳之闕軼未甚。及周遷以後。典籍之散失已多。我惟是竊比焉。以庶幾後之君子。有所考據。不至於莫知適從也已矣。而固無所為作也。若夫抱殘守闕。兀兀窮年。漫然而無所表章。其亦可自信無愧矣夫。

清姿玉立秀骨天成南陝兩關皆未有如此筆墨使我嘆為奇絕 孫子未先生

介山時文

述而不作

飯疏食飲水

一節

聖人自有其樂而貧富皆無與焉蓋人惟無所為樂故見疏水曲肱者豈能浮雲富貴哉夫子亦自得其樂而已何所損亦所加乎且夫入世而多所憾者以有憾之者也夫世亦安能感人世亦安能使人無憾然而有所以憾者世亦得而憾之矣有所以無憾者世亦不得而無憾之矣此其超乎世情之外而獨有其樂者乎○忽○然○一○轉○令○人○不○測○
○提○樂○字○從○富○貴○逆○入○可○謂○健然而世之人亦且欣欣然而有所樂者何也其富耶貴耶夫必富筆○經○橫○貴而後樂何所樂之淺也乃吾必欲反乎其塗而擬於不富擬於不貴且擬不富不貴而極於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一境以為所

介山詩文



樂在是焉毋乃不情之甚則亦猶之乎淺也然而我則自有其樂矣生平惟行所無事原無所為憂患之端遭逢亦聽其適然自無可容吾拂逆之處故舉人世淡漠之遭雖人皆以為不堪者而亦將斯陶斯泳以自適其義命之天且極斯人窮苦之途雖已亦覺其難堪者而亦將爾游爾休以自得其性分之素此我之所樂也○帶○出○至○貴○來○豈以疏水曲肱為無異於富貴且更愈於富貴而矯語貧賤者哉蓋人之惡貧賤而不去者無可奈何而安之曰吾樂此及一旦而萬鍾之忽加未有不情之移者也即人之求富貴而不得者矯乎其情而鎮之曰吾焉川此及一旦而時命之偶通未有不色之動

者也。然則吾樂於疏水曲肱者而亦樂夫不義之富貴乎。然而我自○游○行○引○在○有其樂矣。雖富貴何加而况乎其不義也哉。今夫浮雲之在天也。無端而來者。其過而不留。即無端而去者。其往而不反。即我之於不義富貴也。亦若是焉。則已矣。乃今亦且無富也。今亦且無貴也。人第見吾日在疏水曲肱中而陶陶然者。以為其中有可樂乎。○點○出○在○字○呼○萬○樂○始○出○來○夫其中亦安可樂。樂亦在其中也已矣。環顧及門。有知此樂者。其一簞瓢之回也乎。

一片清機使葉來塵氣爲之盡掃 孫子未先生

介山詩文

二

飯疏食飲水

聖德以人倫為至而位與名可兩捐焉夫以天下讓難矣讓而並
 泯其稱抑又難也泰伯知親親而已矣他何有焉甚矣其德之至
 也昔夫子蓋嘗論夷齊矣曰古之賢人也豈非以其能讓哉然吾
 獨惜夷之讓不讓於父志初萌之後齊之讓不讓於父身未死之
 先也乃一則曰父命一則曰天倫其逃也有為其讓也有詞民到
 於今類皆能稱之者夫子若曰此可謂有德矣而不可謂之至德
 也蓋至德者曲全夫骨肉之間而不欲少存其跡甘沒夫一身之
 美而必欲自遂其心者也吾嘗上下千古流連而嘆想乎其人若

介山時文



一

泰伯者其可謂之而不誣也已矣蓋取其軼事而論之泰伯者周
 太王之長子也立嫡以長不以幼則繼世以有國者舍泰伯其誰
 泰伯去而季歷立矣一再傳而至武王遂奄然而有天下甚矣泰
 伯之去泰伯之以天下讓也然泰伯非獨能讓而已也夫一身去
 國而留後人以爭端則其風雖高而于事尚有所未善以讓為名
 而被吾親以慚德則其譽雖隆而于美亦有所難居而泰伯不然
 也當日者父稱肇基王迹之主一旦愛少子以及其孫此有其意
 而未有其命也吾即執世及之理晏然以居之亦孰得而議其非
 乎而伯則曰是傷親之志矣故不獨自廢其身抑且兼携其弟使

一國之中並無引分以為燠者而父得以自行其志而季可以遂
有其國雖曰流離而適異地其視富貴而歸故鄉無所顧亦無所
悔耳季稱因心則友之賢一旦越名分以奪正嫡此欲從其父而
不欲背其兄者也吾但執順命之說堅詞以遜之亦烏得而辭其
位乎而伯則曰是彰父之過矣故不獨遠有所行抑且行有所寄
使舉國之人並無知其心而稱之者則明以攝子季而眾可安陰
以志養父而孝更隱雖曰沒世而名不稱其視繼世而命維新有
可樂無可悲耳此泰伯以天下讓之深心也不然徒潔身以為名
高則去可矣曷為復偕夫仲也偕仲可矣曷為托言於採藥也迄

介山詩文

二

二

於今周之民以及天下之民但知泰伯之去而不知泰伯之讓使
知而稱之則豈泰伯之心也哉吾是以上下千古而為求一至德
者輒不禁流連嘆想夫泰伯之為人也
從父子兄弟至性中發出一個讓字來此最善道聖人心事
方靈泉先生

具知人論世之才上下千古所謂醇意發為高文者也

孫子

朱先生

卓識偉論筆復沉雄小儒定當咋舌

張石齋

一國之中並無引分以為燠者而父得以自行其志而季可以遂

魏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帝德獨隆與天俱大矣。蓋天之外無有更大者。堯之外無有則天者。此其所以魏巍也乎。夫子意謂吾贊堯之為君。固非泛然而為說也。蓋嘗曠覽焉。而見夫有舍此莫尚者矣。又嘗深思焉。而見夫有舍此莫並者矣。若是者何也。吾以言乎其大也。云爾。魏巍乎彌綸四海。而莫窺其涯。其天也。耶。魏巍乎光周六合。而莫窮其際。其堯也。耶。立德常有其象。必造乎其高。而所象之高者。始相視以無言。擬人務於其倫。必取乎其至。而所擬之至者。亦相形而可見。是故言大於天。而天之外。求其大者。將無有也。何也。唯天為大也。抑

介山時文



言天之大。而大之事。求其能則者。亦無有也。何也。唯堯則之也。事○刻○割○兩○唯○字○透○露○之○甚○莫不貴乎。居其獨。唯天而有其大。唯堯而能則夫。天此亦千古兩擅其獨者。已。物莫不難于得。所偶堯之大。唯天而後可以形天之大。亦唯堯而後可與並。此亦千古獨有其偶者。已。夫不曰聖人法天乎。亦可謂贊聖之至也。然而法之者。其事為有心則之者。其大為無外。又不曰其仁如天乎。亦可謂贊堯之至也。然而如之者。其大猶在擬議之際。則之者。其大迥起意想之間。夫終古以來。獨有一天。亦獨有一堯。已成兩間之僅事。則由今而往。慨想乎堯。即仰觀乎天。遂居宇宙之至奇。吾是以曠覽焉。深思焉。而嘆其大也。魏

魏乎不可及也。

此題陳言霧集見之欲嘔獨於雨唯字著筆絕西山爽氣襲
我襟袖也

孫子未先生

介山時文

二

魏魏乎唯天為大

孔子曰才難

一節

王又樸

聖人嘆周才之盛。正以見才之難也。夫盛於周才者。惟唐虞則周才固極其盛矣。而猶以九人者缺其數焉。况其不盛者耶。此夫子所以嘆其難也。昔我孔子周末才也。身處叔季。以遯皇初。因而俯仰古今。上下之際。權量人數多寡之間。不禁有感於古語而嘆之。曰。吾今而知才之所以難矣。蓋才固莫盛於我周也。想夫鷹揚諸佐。戮力同心。既著勳於創始。制作名公。後先揖讓。亦樹績於守成。等斯而上之。求其盛者。蓋亦難矣。無已其唐虞乎。乃合兩代之英。僅勝一朝之佐。跨王家之彥。獨有帝臣之良。其間歷千百年。而未

芥山時文

有如此之盛者也。夫天下之生才無盡。以今觀之。何其鮮也。然底定之烈。尚借助於中壺。十人之中。亦未得其全數。所謂盛者。猶如此矣。豈靈秀間出。豪傑之挺生。原不偶然耶。抑賢入君子。作合無由。遂泯其跡於荒烟蔓草之濱。而天下後世不可得而知之耶。夫○備○概○悲○歌○六○一○風○神菁莪棫櫟之風。辟雍鐘鼓之化。我文考作人亦已至矣。乃其比擬前代者。且有缺然不備之憾。則夫異世而降上無造士之主。下多失教之民。或有才而不得成。或成才而不見用。沉淪暴棄而卒以湮沒者。又可勝道乎哉。

致味於酸鹹之外。別色於驪黃之表。可云沉醇頓挫之極。其

致高涼悲壯之盡其能 孫子朱先生

介山時文

孔子曰牙難

經高涼悲壯之盡其能



子曰回也

一節

聖人以非助憾大賢正深喜其能說也蓋聞言而無所說者斯於人而有所助也淵既無所不說矣而又何助之有夫子蓋深喜於心而不覺其若有憾也曰人皆知學於人者之求所益也而不知爲所學者之更求所益也如使一堂問答人人各得其意以去其於教者奚裨焉吾茲故不能不有所歉於懷也夫吾不啻以言教吾徒哉蓋吾言之或是或非吾不得而知也庶幾哉二三子聞而疑疑而問或辨詰之下而吾因得以知吾之言也而吾益進矣甚矣二三子之於吾其無所說者其有所助者也而以求之回則

介山時文

竟何有哉以彼知十之資意其悟解必深故吾甚樂與回言也乃偶一發端而回已怡然以退矣抑當博約之日意其疑問必多故吾甚樂常與回言也乃未及發發而回又適然而逝矣夫乃爽然神失恍然悟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者也天下有聽言若回者哉蓋人即天授英奇亦不能聞所言而一一皆如所夙獲也乃不意回之於吾有言而左右咸宜遂不煩言而即解也如此夫抑天下有足發若回者哉蓋人即相說以解亦未必聞所言而事事遂無庸分晰也乃不意回之於吾一言而始終皆見不事更端以爲教也如此夫身當論說之中神超意象之外但形咏歌

之致全泯觸類之端回乎爾固自得矣其若我何

刷洗極淨神致超然 方靈皋先生

正於淺處傳神他人極力追摹却都不似也 陳子翹先生

實發處一氣搏挽力大於身然却從容顯易何其才養並

至乃爾也 張石鄰

介山詩文



乎白回也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side,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介山詩文' and other faint, partially legible text.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聖人之所樂也夫閔閔行行侃侃之狀皆有諸中而達諸外者也侍側者如此道在是矣夫子能不樂之哉今夫道在天下公而不私謂吾徒而來請者苟非其人焉傷何如已故君子每樂育人材而又往往以不可得為憾也昔夫子以道○起○四○子○全○身○德之身備中和之氣門弟子莫不樂有所依歸然不能具體而酷似之也故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一日者從容於絃誦之間優游於几席之地夫子於是左右環顧覺有和而婉異而順其人者覺有剛而武強而力其人者覺有直而不倨嚴而不肆其人者由

介山詩文

中達外盡是摭德之容鑑貌審聲咸為任道之器則為之解顏而樂者久之甚矣哉夫子之於諸賢近在人情而遠在天下也夫獨居而無與共獨行而無與借索寞之嘆賢者所不免耳乃一旦而一堂倡和實繁有徒此亦吾人之所至快者也故惟聖人乃不漠然於人倫萃處之常抑聲名不出乎一鄉友善僅及乎一邑狹隘之嗟成物者所共鬱鬱耳乃一旦而四方之英相聚一室此亦傳道之大有同人也故惟聖人乃共陶然於性命相知之地此侍側者之所以足誌也誌其人則閔子子路冉有子貢四賢之姓氏誌其狀則閔閔行行侃侃各有其形容記者於此亦樂得而備書之

○襟○開○潤○氣○象○雄○傑○正○希○德○行○備○足○此○筆○力○
○開○下○此○
○胸○
○從○夫○子○目○中○看○出○樂○字○便○有○恨○
○反○面○照○出○不○拘○拘○掄○捩○大○家○之○法○
○從○夫○子○口○說○
○題○亦○變○

嗟乎。函丈追隨。居然師弟相依之景。道德足共。自是友教天下之
懷。達而羣。處於廟堂。既可勦一世之治。而爾我有同心。窮而共居
於私室。亦足立不朽之言。而彼此相慰。藉夫子之所。以樂有諸賢
者。固非旦夕之謀。而終身之事也。乃神方揚而已。抑意乍壯而忽
衰。則不能不咨嗟太息。慮及於此日之由也。已。

予嘗愛楊芝田。周有今士。文情致淋漓。神似唐宋。此作堪與
並傳。朱義御。

介山序文

二

閱子侍側

樊遲問仁

全章

王又樸

仁○之○分○而○合○聖○言○其○理○而○賢○微○其○實○焉○蓋○知○人○正○所○以○愛○人○也○
 舉○錯○之○知○用○而○舜○湯○之○仁○見○矣○遲○尚○疑○夫○子○之○言○之○未○富○哉○且○夫○
 德○雖○各○見○而○理○寔○相○成○聖○人○之○所○言○帝○王○之○所○行○也○然○而○昧○者○疑○
 之○明○者○信○焉○昔○夫○子○備○仁○知○之○德○於○一○心○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
 見○之○謂○之○知○也○以○之○措○諸○天○下○不○外○是○矣○而○一○旦○於○樊○遲○之○問○發○
 之○焉○其○曰○愛○人○所○以○行○吾○心○之○慈○也○其○曰○知○人○所○以○行○吾○心○之○明○
 也○蓋○理○實○原○於○一○本○而○其○隨○事○各○呈○者○於○以○措○夫○時○出○之○宜○然○事○
 既○分○為○殊○途○則○其○因○物○異○施○者○若○將○忘○其○同○歸○之○故○宜○樊○遲○之○未○
 一

介山時文

傳神

一

達○也○夫○子○微○窺○之○矣○繼○知○人○而○言○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斯○
 言○也○所○為○本○仁○之○心○以○行○用○舍○而○旌○別○淑○慝○則○似○見○其○知○而○不○見○
 其○仁○所○為○運○知○之○用○以○鑒○賢○愚○而○鼓○舞○羣○倫○則○實○見○其○仁○而○並○神○
 其○知○亦○何○妨○於○仁○也○哉○而○無○如○遲○且○以○為○夫○子○之○專○言○知○也○其○
 所○以○能○使○之○理○未○達○者○更○未○達○也○退○而○問○子○夏○子○夏○於○是○穆○然○而○
 若○有○所○會○焉○悠○然○而○若○有○所○得○焉○作○而○曰○富○哉○言○乎○此○舜○與○湯○有○
 天○下○之○事○也○而○子○乃○謂○鄉○者○之○問○知○耶○且○亦○思○舜○惟○明○於○舉○錯○而○
 何○以○仁○不○如○臯○陶○者○已○遠○乎○且○亦○思○湯○惟○明○於○舉○錯○而○何○以○仁○不○
 如○伊○尹○者○已○遠○乎○而○尚○疑○夫○子○能○使○之○言○耶○於○是○遲○亦○可○以○曉○然○
 一

於舉錯矣。於是遲亦可以曉然於知人。所以愛人而恍然悟快然
其無憾也矣。

名通直壓具區 孫子未先生

介山時文



樊遲問仁

夫... 樊遲... 問仁... 子曰... 居處恭... 執事敬... 與人忠... 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居處恭... 執事敬... 與人忠... 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欲速則不達

王又樸

聖人究欲速之弊而賢者可以達於政矣夫欲速者固欲其達也而不不知正即其不達也此夫子所以重戒也夫且自悠忽者不足以立政而玩愒者多至於失機雖吾亦嘗曰敏則有功矣則子今者之為政亦豈異是哉而吾顧以無欲速者為子進此何說也耶蓋政莫不求其達也欲速者豈不以之為期然正惟求達之心勝而反有扞格而不行者矣政莫不慮其不達也欲速者豈不以之為懷然正惟慮不達之心甚而反有擾亂而自阻者矣是故政之所行莫先於革弊然弊有可以遠革者焉亦有不可以遠革者焉

介山時文

吾第以為弊也而遂欲盡革之以為快雖此心之無私而報國之念過激則更張無漸適足以招不便者之怨而陰以媒吾之短而顯以去吾之身抑政之所施莫急於興利然利有興於一時者焉亦有興於異日者焉吾第以為利也而遂欲立興之以為是雖吾才之至長而求治之心太急則促遽無序適足以增奉行者之忌而陽以遵吾之令而陰以敗吾之功且夫天下得之不難者其失之也亦易欲速而果達也吾猶慮其苟且之功將立墮也而况乎無一之可立哉抑天下其進也銳者其退也亦甚速欲速而能達也吾猶慮其虛僞之氣將立餒也而况乎無一之舉行哉此古之

人所以敷政優優而百年必世不汲汲旦夕之間也

識議雙絕筆鋒亦復無敵 孫義山先生

介山時文

發達則不達



人所以敷政優優而百年必世不汲汲旦夕之間也

斗筭之人

聖人言從政之人其人固可量矣。夫猶是人也。而奈何以斗筭名乎。從政者如此。是可慨也。且春秋於列國之大夫。有書名者矣。有書氏者矣。有書人者矣。書人者。輕之也。魯論言人。而至于以斗筭書之。則尤輕之。輕者也。吾何以見之。見之於夫子之論今之從政者。告子貢曰。子問若人。耶。吾不知其爲何如人也。將名之爲志節之人。而本末既無。足觀將目之爲孝弟之人。而內外又無可舉。且也。言行相背。信果難期。即稱之爲礪礪之小人。而亦不得也。此何如人也。哉。言其器之所就不在瑚璉圭璧之中。舉其量之所容更出

介山時文

鍾釜豆區之下。夫世有斗筭之人者。此其是已。物莫不各有所取。然取之淺與取之深。取同也。而所取不同也。以是而論若人。其一無所取乎。若人必有所不服。然試問其所取者果奚若也。恐斗筭之間。若人亦難自喻其淺深矣。人莫不各有所受。然受之多與受之少。受一也。而所受不一也。以是而論若人。其一無所受乎。若人必有所不甘。然試問其所受者有幾何也。恐斗筭之內。若人亦難自信其多少矣。夫筐筥維修。詩莢采蘋之內。子今之自局於斗筭也。則形穢質劣。并不得廁身于南澗之濱。抑篋籃不飭。禮戒貪黷之大夫。今之自域于斗筭也。則量物筒村。祇不過比數于刀圭之

未○昔○人○不○云○乎○。曰○泄○泄○。今○人○不○云○乎○。曰○沓○沓○。泄○泄○之○人○。沓○沓○之○人○。均○之○斗○筭○之○人○。而○已○矣○。其○為○罪○之○小○者○。曰○長○君○之○惡○。其○為○罪○之○大○者○。曰○逢○君○之○惡○。長○君○之○人○。逢○君○之○人○。均○之○斗○筭○之○人○。而○已○矣○。中○藏○似○有○輕○重○。然○一○探○焉○。而○皆○已○無○餘○。外○觀○并○無○短○長○。雖○遍○覽○焉○。而○盡○屬○易○與○。彼○哉○彼○哉○。何○足○算○也○。

秀雅絕倫小品聖手 陳子勸先生

前半跟上文說來後半照下文說去能使題無剩意至其刻畫精工猶其餘事 莊張里

介山時文

斗筭之人

二

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惇惇

以怡怡者爲士進而朋友有專事矣蓋士之貴乎怡怡者亦猶之切切惇惇也則朋友之道豈可以概施哉且繫易而至豫之九四曰朋盍簪說者曰豫和樂也君子能和樂則朋斯聚矣若是乎和樂之德雖朋友其賴之及夫子與子路論士則亦有取于和樂焉而至於盍簪之朋則易和樂而尚切直者此何說也耶蓋子路忠信人也其剛直之氣往往發露於友朋間而又不止發露於友朋也夫子久而窺之蓋亦甚不足於怡怡矣於是謂之曰爾將以切切惇惇爲足以盡士耶夫天地不能有剛而無柔人固法天地者

介山時文



一

也則怡怡之容自當與切切而並著豈曰如此者可以不如彼乎抑陰陽不能常健而不順入固兼陰陽者也則怡怡之象自當與惇惇而俱形豈曰既如彼者遂不必如此乎如曰士可以不怡怡也則一切切惇惇而已者即可以謂之士矣然則士獨有一朋友耶蓋任情而行之意無往而為宜而唯施之於同志則勸善規過庶幾見吾直諒之風抑必求自遂之情無施而為可而唯加之於同心則篤摯周詳庶幾免夫善柔之損朋友切切惇惇然則切切惇惇獨朋友宜然耳士固不獨有朋友也而豈謂士可以不怡怡如也哉而豈謂士可以不怡怡如而但切切惇惇如也哉

如也原貫上六叠字而朋友为原伴兄弟說上下鈎勒極清
極穩 洪吉人

介山時文

怡怡如也可

二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

家臣而同升難乎其為舉者矣夫僕也昔臣文子而後即與之同
升焉豈僕之自為之耶記其事者美在僕而不在僕也且春秋讓
世卿以為卿而世則賢無望矣若夫始自微賤末致通顯而其臣
我者即其升我者也不尤古今之所罕觀者乎昔衛之公朝有兩
大夫焉曰公叔文子曰僕文子固大夫也而僕亦大夫耶夫人有
生平赫奕及邇所由來往往君子以為美談而小人為口實如
僕者蓋其類矣何也從其後而觀之大夫也從其前而論之則公
叔文子之臣也是故文子坐於私朝有抑然而處於其下者非他

介山詩文

人固僕矣然則豪傑之士當其不過於時俯首下窵沉淪以終其
身者何可勝道僕之微也如此亦安望其克自振拔以享夫尊榮
也耶乃無幾何而僕亦儼然大夫矣蓋從其前而論之公叔文子
之臣也從其後而觀之則大夫也當斯時衛君坐於公朝有鬱然
而與文子同升者非他人固僕矣士不終貧賤固如此哉嗟乎勢
位之際人所必爭以當年之臣僕一旦尊寵而不為引嫌與已並
進而無所顧忌文子雖賢亦焉堪夫僕之見偏已甚也而不然也
僕之為大夫也蓋公叔文子舉之云

題叙而不斷而文子荐僕白文無其字自于言外見之此文

最有斟酌而以議論夾入敘事則自伯夷屈原列傳來
朱先生

介山時文

公叔文子之臣

二

不教
兼不博
命文入
孫子

子擊磬於衛

全章

王又樸

隱者果於忘世。聖人獨為其難。蓋非已為難而不已為難也。荷蕢者雖為有心之言。亦終為其果耳。而豈足以知夫子哉。昔夫子以道不行而有浮海之思。以為夫子蓋欲已也。乃欲已而終未果。則夫子有難於已者也。顧以斯人吾與之心。每戚戚而不能釋。而東周可為之志。又悠悠而不可期。於是有所不能已者。蓋嘗於衛擊磬焉。斯擊也。所以寓心也。然而其聲已悠然而至於門外也。有聞之者。行行且止。按其音思其人。遇其心則徘徊者久之已。而歌衛風。匏有苦葉之兩言曰。深則厲。淺則揭。蓋訊擊磬者之不已也。夫

介山時文

子曰。已而已而。抑又何難。然而未免於果也。天下並非異地。孰為可恕置之鄉。斯世皆吾同儕。又孰是可恕置之士。彼笑吾為鄙也。吾亦嘆彼為果也。獨奈何能為有心之聽。而竟為無情之語乎。然而當日者。磬聲甫歇。歌聲即起。門內門外。互若酬答。雖非同調。亦一知已至。究其人則並不知為何許人也。姑即其所事而傳之。以○擊○青○為荷蕢云。

清微淡遠桃源記耶方山子傳耶洪吉人

幽折駘宕官止神行莊張里

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王又樸

人已兼有其道，惟君子交致其善矣。蓋矜則易爭，羣則易黨也。君子獨不然，其斯為善其道於人已之間乎？且天下事有在己者焉，有在人者焉。在己者必求其所以異矣，然求其異而異之，其為異也幾何矣？在人者必求其所以同矣，然求其同而同之，其為同也抑甚矣。此非君子也。君子者，端本於所性，偏倚化而身世各協於中，克已於所學，乖戾消而出入皆中其節。吾見其持已也，惜其言而口有擇言，惜其行而身有擇行，蓋亦甚矜矣。矜則有人之所無，易至於爭也。然君子則以平心靜氣，其所善者為身心，非為流

介山時文

二

一

俗也。而豈有爭乎？吾見其與人也，偶與居而不為孤，衆與偕而不為獨，未嘗不羣矣。羣則無我之所有，易至於黨也。然君子則以直道定其交，其相尚者在德義，不在意氣也。而豈有黨乎？人已之間，理本一貫。我然而衆不然，則爭；衆然而我亦然，則黨。我欲不爭乎，而已黨矣；我欲不黨乎，而已爭矣。此兩相妨也。君子亦取其兩相妨者，交致其善而已矣。內外之際，事無二致。我先得人之所同，然則矜人共求我之所欲，然則羣。惟其不爭也，斯可以羣矣；惟其不黨也，斯可以矜矣。此兩相資也。君子亦取其兩相資者，各盡其道而已矣。盜貞性未明，則氣質必偏。於是有所感而或過於激，有所

與。而。或。喪。所。守。故。從。容。於。出。入。之。咸。宜。可。以。見。君。子。惘。然。不。昧。之。天。抑。意。見。未。融。則。拘。執。必。甚。于。是。獲。一。奇。而。不。覺。自。驚。悲。孤。立。而。不。免。求。助。故。優。游。於。身。世。之。兩。忘。可。以。見。君。子。確。然。有。主。之。學。是。故。觀。其。矜。而。知。君。子。之。異。也。而。不。爭。焉。則。異。而。不。異。矣。觀。其。羣。而。知。君。子。之。無。所。異。也。而。不。黨。焉。則。無。有。異。而。有。所。異。矣。噫。此。君。子。之。所。以。為。君。子。乎。

思議超拔運掉都靈而一往雄深由養之者厚也 崇思張

介山時文

君子矜而不爭

此處有模糊的垂直文字，可能是另一篇時文或批註，因字跡不清難以辨識。

則將焉用 夫子

人而負乎其所用，非賢者之事君也。蓋人之所以用彼相者，彼固

有所以相之者也。曾若由與求之相夫子乎？子故相提而論之。今

天下未有無所用之人，而猶可以事人者也。蓋不能副乎其名，即

不宜任乎其事，而乃恬然安之，不知其非用之者。方且曰：茲其弼

子者也。為所用者，亦曰：子其贊君者也。抑何其不俯問而自慚乎？

顛史之役，二子之不持危扶顛也甚矣。而猶曰：非二臣之過也。然

則由與求非相夫子者耶？且亦思夫子之用爾者，顧不如彼相耶？

蓋夫子為虎兕，則用由與求以為柳夫子；為龜玉，則用由與求以

介山時文

為橫夫子為國與家，則用由與求以均之和之安之。何也？誠相之

也。求而不知夫相也，則聽其出可也，聽其毀可也，聽其不均不和

不安，皆可也。然而由與求也，固居然相夫子。相夫子而乃為不任

過之言乎？相夫子而乃舍曰：欲之而固也，近也。子孫憂也，必為之

辭乎？相夫子而乃患寡患貧而獨不患其不均乎？獨不患其不安

乎？且也聞入之所以用彼相矣，未聞有國有家者之患非所患也。

聞無貧無寡無傾者之修文德以求遠人而安之矣。未聞出虎兕

毀龜玉為子孫憂而患寡患貧者之猶以為吾其相之也。今由與

求也相夫子，而如其非相師之道也。將焉用之？將焉用之？

擒定相字一線穿成筆致歷落入古可誦也 孫龍山先生

以我取題故能驅諸堆潑入化 莊張里

介山時文



則將焉用

非... 猶... 古... 士

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

弟有偕兄而俱逸者亦有兄自成其為逸者焉蓋叔齊有兄而柳
下惠無弟遂與仲逸朱張同稱為逸民矣今夫兄弟之懿天性之
親然而同氣也而不必同志也故吾幸而得吾弟焉吾樂矣吾不
幸而不得吾弟焉吾悲矣魯論記逸民伯夷之外繼之以叔齊叔
齊真伯夷之弟也哉然而有弟者不止一伯夷也而叔齊獨以逸
稱問誰讓孤竹之貴而前引後繼乎則曰齊問誰採首陽之薇而
左取右携乎則曰齊問誰作西山之歌而此倡彼和乎則曰齊且
也商辛肆虐齊固偕居北海之濱周武觀兵齊又同為扣馬之客

小山時文

賢哉齊也千載而下誰其後先而繼美者哉論者曰齊之先有虞
仲者曾與其兄泰伯俱逸焉其讓也與齊同其逃也與齊同其之
荆蠻也亦與齊同仲之後再無繼齊者矣故夷逸也不聞其有
兄共敦隱遯之風朱張逸也不聞其為弟同厲清高之節即如我
魯之柳下惠亦未嘗無弟然以盜橫天下視齊之清風亮節與兄
齊名者尚可同日而語耶且夫柳下惠之品與諸非下于齊數等
也直道事人視首陽不屈者相似矣三公不易較恥食周粟者無
異矣而有弟若此雖和易近人而家庭多故則誦棠棣而生悲即
與世無忤而昆季難協且諷友于而飲恨假如見夷逸朱張惠必

古文音節

空中樓閣

謂○有○弟○不○若○彼○之○無○弟○者○焉○脫○然○無○累○也○遐○想○虞○仲○已○邈○焉○難○攀○
况○等○仲○而○上○之○如○叔○齊○之○倫○也○耶○嗟○乎○惠○誠○不○幸○獨○行○踽○踽○一○旦○
而○登○西○山○之○巔○讀○命○衰○之○詞○追○思○兄○弟○偕○隱○同○心○一○志○之○概○吾○知○
其○不○免○感○泣○數○行○下○也○

以○弟○兄○縮○合○題○位○歎○奇○厯○落○忽○斷○忽○續○極○情○文○相○生○之○妙
景
思○張

介山時文

叔齊虞仲夷逸

叔齊虞仲夷逸
不○放○浪○遊○嬉○下○也○

不○放○浪○遊○嬉○下○也○

不辱其身

中清

王又樸

身不可辱亦求其清而已蓋辱身者必不中乎清也而中清者必
 不辱其身也此逸民之所以為逸也歟且君子之所以與世相周
 旋者此身耳故嘗出吾身以為天下而亦往往出天下以全吾身
 所謂脫跡於塵垢之中而儼然與日月爭光者也昔夫子論列逸
 民而不禁有慨乎其人也曰身放不用矣將隱居以待天下之清
 乎然而舉世皆濁何不掘其泥而揚其波也豈以身之察察蒙不
 能受物之汶汶耶夫受之斯辱之矣然而其志若何也志不可降
 而身可辱乎而亦有辱之者孰辱之降志者辱之惠也連也其斯
 介山時文

介山時文



介山時文

而已者將不得與夷齊並論耶然而說者曰有虞仲夷逸者其人
入名一齊撮點出

蓋介乎二者之中焉此又何以稱耶夫仲與逸何以介於二者也
結合

吾蓋於其隱居而知其有似乎夷與齊也抑于其放言而知其有
起下

似乎惠與連也夫惠連固辱身者也放言者亦辱身乎而不然也
齊都動

夷齊之身固不辱而仲逸之身則亦清矣惠連之言中倫行中慮
此以中字密合

而仲逸之身則亦中清矣然則謂虞仲夷逸即謂伯夷叔齊可也
補點法一齊捲入上文

即謂柳下惠少連亦無不可也此夫子所以論列逸民而竊不禁
此以中字密合

有慨乎其人也

看他筆筆牽扯筆筆擺脫筆筆接連筆筆轉換渾身是眼通

身是手如此方許入荆棘林中而脫手遊行自在也孫義山先生

不辱其身

介山時文

二



東吳手破我大指入荆棘林中而脫手遊行自在也孫義山

大師擊適齊

全章

王又樸

魯伶之去魯樂亡矣夫洋洋之盛擊與諸人共成之也乃適者適
 而入者入魯樂不幾亡哉且夫人莫不樂於自見雖在一藝之精
 亦不欲其泯沒耳乃無何而已矣浩然肥遯而一往不返此豈人
 情哉蓋人必有所甚不樂於時者而身實不能以共處則惟有引
 而遠之以為高人必有所甚不安於心者而力又不能以相挽則
 惟有委而棄之以自潔君子觀於魯伶諸人亦良可歎已天師擊
 者有瞽在庭快靷鞞磬祝鼓之盛眠瞭是屬寔長聲容綴兆之班
 今日者在齊矣而非齊之人也去此都適彼邦豈得已乎嗟乎自

介山時文

擊有所適而相繼以去者何多也適楚者于魯無亞飯矣適蔡者
 緣魯無三飯矣適秦者缺魯無四飯矣則奈何其俱適耶然吾望
 其返也而有不返者方叔則入於河嗟哉叔不復考魯之鼓耶武
 則入於漢嗟哉武不復播魯之蕝耶而不但已也少師曰陽擊磬
 曰襄之兩人又皆入於海嗟哉陽與襄不復繫念於魯回首於魯
 耶夫適者入者雖不同地然其去國則一矣一身之行藏猶為末
 事而故土寔難為情也况夫一堂共藝一旦而地異人殊聚散離
 別之悲尤此懷之甚耿耿耳斯人之去國已足傷心而賢者更非
 所期也乃若雅樂相協一旦而物在人亡今昔盛衰之感九人情

之最鬱鬱耳不然師摯之始常不為夫子所嘆也
情文利生識之使人意移 孫子未先出

介山時文

大師摯適齊



古文... 下... 之... 夫... 子... 所... 嘆... 也

有始有卒者

統始終於一貫。非所論於小子也。蓋始有始之時。卒有卒之時也。而如其一以貫之。則豈門人小子所敢望哉。今夫道有本末。而教因以分先後。教也者。所以爲中人設也。天下大抵多中人。則天下大抵皆在先教後教之中矣。而吾乃欲誣吾門人小子耶。蓋君子之有所先者。其始焉者也。君子之有所後者。其卒焉者也。始非故焉。始有始者。卒非故爲卒者。曰始曰卒。次第以相深者。既甚有懸殊之候。有始有卒。層累以漸進者。又大非一蹴之功。而游也乃欲一有而俱有乎。曾門人小子也。而能一有而俱有乎。蓋天下

介山時文

之理有精有粗。致其粗而未致其精。而其精者亦未始不可致也。何也。粗者其始而精者即其卒也。有始者即可有卒。非謂有始者之即已有卒。而奈何比而同之歟。抑吾人之功有淺有深。求其深而不先求其淺。將其深者亦終於不可求也。何也。深者其卒而淺者乃其始也。有始者斯能有卒。非謂有卒者之並能有始。而奈何概而論之歟。夫概而論之。必將合理數於同歸。即此始即此卒。而始卒之形。于是乎盡泯矣。然而有不能泯者。然而亦有泯之者。抑比而同之。必將齊天人於一致。始在此卒即在此。而始卒之跡。于是乎悉化矣。然而有不能化者。然而亦有化焉者。吾爲之據其境。

思其品。擬其人。其唯聖人乎。而門人小子云乎哉。
極有精意。而題位亦一毫不溢。劉生白

介山時文

有始有卒者

思其品。擬其人。其唯聖人乎。而門人小子云乎哉。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王又僕

欲及聖者無其階其不可一如天矣蓋有其階則天可升而夫子亦可及矣而無如其不可何也子貢以此曉子禽亦所謂當前之指示乎且自古帝王以及賢人君子衆矣然莫不各有其等吾未_也有以若之也而未始不有以至之也則亦循其等而已矣而非所論於我夫子夫夫子非獨賜不能賢賜且不能及非獨賜不能及即天下亦無有能及之者非人之不能及也夫子實有其不可及也雖然天下亦有可及者矣懸一詣焉曼乎其高也然登高者自卑吾即乎卑焉則高者不可及而可及也指一境焉渺乎其遠也

沂山時文

然行遠者自邇吾由乎邇焉則遠者不可及而可及也何也有其階也夫有階則有可升而天下之不可升者孰如天乎今夫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乃彼狂罔念而欲有以升之夫升之亦似也然升必有所執升天者將何所執耶升必有所緣升天者其何所緣耶何也無階也吾於是不禁恍然於夫子蓋吾見夫人之希賢者矣賢可及也士為之階也吾又見夫人之希聖者矣聖可及也賢為之階也吾又見夫人之希天者矣天亦可及也聖又為之階也雖然此亦言乎在天也而非言夫在天之天也而夫子則合在人與在天者渾然無二焉抑吾見夫人之得

